續世說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續世說
卷五

► 卷六

賞譽

宋文帝以王華、劉湛、王曇首、殷景淳俱為侍中。風力局幹，冠冕一時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，甚悅。既罷出，上目送良久，歎曰：「此四賢，一時之秀，同管喉唇，恐後世難繼也。」

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，魏主與之宴，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：「汝所聞崔浩，此則是也。才略之美，於今無比。朕動止諮之，豫陳成敗，若合符契，未嘗失也。」

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，中道有盤石清泉，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，因賜以銀鍾酒曰：「相賞有松石間意。」

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，置酒賦詩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，盾飲盡，顏色不變，言笑自若；蕭介染翰便成，文不加點。帝兩美之曰：「臧盾之飲，蕭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」

謝超宗詣齊高帝，其日風寒，帝曰：「此客至，使人不衣自暖矣。」

梁，天鑒中，張率為待詔，賦奏之。帝乃手敕曰：「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。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。」

裴邃廟在光宅寺西，堂宇宏敞，松柏鬱茂；范雲廟在三橋，蓬蒿不剪。梁武帝南郊，道經二廟，顧而羨曰：「范為已死，裴為更生，之禮邃子也。」

陳宣帝時，張譏為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。後主在東宮，集宮僚置宴，造玉柄麈尾新成，後主親執之曰：「當今雖復多士如林，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。」 後主常幸鍾山，召從臣坐松林下，敕譏豎義，時索麈尾未至，後主敕取松枝，手以屬譏曰：「可代麈尾。」顧群臣曰：「此即張譏後事」。

魏，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。洛陽令賈禎歎曰：「僕以老年更睹雙璧。」黃門郎孫惠蔚曰：「不意二陸復在坐隅。」

魏，傅永，字修期，年二十，友人與之書不能答，請於叔父洪坤。洪坤深讓之，而不為報。永乃發憤讀書，涉獵經史，兼有才幹。孝文每歎曰：「上馬能擊賊，下馬作露布，唯傅修期爾。」

隋，李德林初仕齊，周武帝平齊，以為內史，謂群臣曰：「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，我正謂其是天上人，豈意今日得其驅使，復為我作文書，極為大異。」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：「臣聞明主聖德，得麒麟鳳凰為瑞。是聖德所感，非力能致之，瑞雖來，不堪使用。如李德林來受驅策，亦是陛下聖德感致，有大才用，勝於麒麟、鳳凰遠矣。」帝大笑曰：「誠如公之言」。

隋，李穆以太師乞致仕。文帝詔曰：「七十致仕，本為常人。若呂尚以期頤佐周，張蒼以華皓相漢。高才命世，不拘常體。公年既耆舊，筋力難煩。今勒所司，敬蠲朝集，如有大事，就第詢訪。」

北齊，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：「經國大體，是賈生、晁錯之儔；雕蟲小技，殆相如、子雲之輩。」吏部郎中陸卬云：「德林文章，浩浩如長河東注，比來所見，後生製作，乃涓滃之流爾。」

李密乘一黃牛，被以蒲韉。將《漢書》一帙掛於角上，一手捉牛靮，一手翻《漢書》。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，從後按轡躡之。既及，問：「何處書生，耽學如此？」密識越公，乃下牛再拜，自言姓名。又問：「所讀何書？」答曰：「項羽傳。」越公奇之，與語大悅。謂其子玄感等曰：「吾觀李密識度，汝等不及。」

唐，李靖平蕭銑，禽輔公祏。太宗曰：「李靖是蕭銑、輔公祏膏肓。古之名將，韓、白、衛、霍豈能及也？」靖年老，太宗賜靈壽杖，以助足疾。

張行成師事劉炫，炫謂門人曰：「張子體局方正，廊廟才也。」行衝引與之談，貫穿經史事，如指掌。又試以綴文，操牘便成。行衝大悅，引之同榻，曰：「此吾外家之寶也？」。

郗純子士美，少好學，善記覽。父友顏真卿，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，應對如流。既而相謂曰：「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。」

武元衡為御史中丞，因延英對罷。德宗目送之，指示左右曰：「元衡真宰相器也。」

封敖為中書舍人，草「賜陣傷邊將」警句云：「傷居爾體，痛在朕躬。」武宗賜之宮錦。封李德裕為衛國公，守太尉製云：「遏橫議於風波，定奇謀於掌握。逆鎮盜兵，壺關晝鎖。造膝嘉話，開懷靜思。意皆我同，言不他惑。」製出，敖往慶之。德裕口誦此數句，謂敖曰：「陸生有言：『所恨文不迨意』，如卿此語，秉筆者豈易得耶？」座中解其玉帶以遺，敖深禮重之。

文宗擢魏徵五代孫暮為起居舍人，曰：「以卿論事忠切，有文貞之風，故不循月限，授卿此官。」又謂之曰：「卿家有何舊書詔？」對曰：「此多失墜，惟簪、笏見存。」上令進來。鄭覃曰：「在人不在笏。」上曰：「鄭覃不會我意，此即《甘棠》之義，非在笏而已。」

員半千本名餘慶，師事學士王義方。義方加重之，嘗謂之曰：「五百年一賢，足下當之矣。」因改名半千。義方卒，半千製師服，喪畢而去。高宗嘗問「三陣」，半千越次而對以：「師若時雨為天陣；足食為地陣；得人和為人陣。」高宗嗟賞之。垂拱中，為宣尉吐蕃使。則天曰：「久聞卿名，謂是古人，不意乃在朝列。境外小事，不足煩卿，宜留製也。」即日使入閣供奉。

白居易以詩謁顧況。況曰：「米價方貴，居亦不易。」及見首篇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乃曰：「道得個語，居即易矣。」為之稱譽，聲名大振。

裴迪，昭宗時為梁祖賓席，轉檢校司徒，賜號「迎鑾協讚功臣」。一日賓佐集謁，梁祖目迪曰：「協讚之名，惟司徒獨有之，它人濫處也。」其知重如此。

李珽為梁祖掌記，一日大會將佐，指珽曰：「此真記室也。」

寵禮

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，因與議朝廷大事，遂參權要。賓客輻湊，門車嘗有數十兩，四方贈賂相係，方筵七八，座上常滿。琳著高屐，披貂裘，置通呈書佐。會稽孔覬嘗詣之，遇賓客填咽，暄涼而已。覬慨然曰：「遂有黑衣宰相，可謂冠履失所矣。」

梁，陶宏景隱茅山，武帝每有征討，吉凶大事，無不前以諮詢，月中嘗有數信，時人謂為「山中宰相」。

梁，孔休源為晉安王府長史。王深相倚仗，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：「此是孔長史坐。」人莫得預焉。

梁，昭明太子薨。有敕夜召休源入宴，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，立晉王綱為皇太子。自公卿珥貂插筆，奏決於休源前，休源怡然無愧。時人名為「兼天子」。

後周，寇雋，明帝與之同席而坐，顧問洛陽故事。雋身長八尺，鬚鬢皓然，容止端詳，音韻清朗，帝不覺屢為之前膝。及雋辭還，帝親執其手曰：「公年德俱尊，朕所欽，尚乞言之事，所望於公，宜數相見以慰虛想。」以禦輿令於帝前乘出。

隋，高熲，西魏賜姓獨孤氏，隋文帝以為左僕射，任寄隆重，朝臣莫比，呼為獨孤而不名也。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。其樹不依行列，有司將伐之。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，其見重如此。帝嘗謂曰：「伐陳後，人云公反，朕已斬之。君臣道合，非青蠅可間也。」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，皆被疏絀，因謂熲曰：「獨孤猶鏡也。每被磨瑩，皎然益明。」

隋，李景。楊玄感之反，朝臣子弟多預焉，景獨無關涉。煬帝曰：「公誠直天然，我梁棟也。」賜以美女。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。見重如此。

隋，樊子蓋屢破楊玄感，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，謂子蓋曰：「玄感之反，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。」析珪進爵，宜有令謨。是日進爵為濟公，言其功濟天下，特為立名，無此郡國也。

隋，李德林上《霸朝集》，高祖省讀訖，明旦謂德林曰：「自古帝王之興，必有異人輔佐。我昨讀《霸朝集》，方知感應之理。昨宵恨夜長，不能早見公麵，必令公貴與國始終。」德林每讚平陳之計，伐陳之後，高祖以馬鞭南指云：「待平陳訖，會以七寶裝嚴，公使自山東，無及之者。」

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，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，入閤則引於臥內，呼為裴監而不名也。太宗祠南郊，命寂與長孫無忌同升金格，寂讓，太宗曰：「以公有佐命之勳，同載參乘，非公而誰？」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，極歡，寂頓首乞骸骨。高祖泣下曰：「今猶未也，要相與偕老耳。公為台司，我為太上，逍遙一代，豈不俠哉！」

高祖以薑暮為秦州刺史，云：「衣錦還鄉，古人所尚，今以本州相授，用答元功。」

太宗信任長孫無忌。或有密表，言其權寵過盛者，太宗以表示無忌曰：「朕與卿君臣之間，凡事無疑，若各懷所聞而不言，則君臣之意，無以獲通。」因召百寮諭之曰：「朕今有子皆幼，無忌於朕實有大功，今者委之猶子也。疏間親，新間舊，謂之不順，朕所不取。」又作《威鳳賦》賜無忌，命圖無忌形像，太宗自作畫讚賜之。

杜如晦沒後，太宗食瓜而美，遂輟食之半，遣使奠於靈前。又嘗賜房玄齡黃銀帶，顧玄齡曰：「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，今日所賜，惟獨見公。」因泫然流涕。又云：「鬼神畏黃銀。」命取黃金帶，遣玄齡親送於靈所。

李勣遇暴疾，驗方云惟鬚灰可療。太宗乃自剪鬚，為之和藥。勣頓首見血。帝曰：「吾為社稷計，不煩深謝。」

張公謹卒，太宗出次發哀，有司以辰日不可哭。太宗曰：「君臣之義，同於父子，情發於中，安避辰日」遂哭之。

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：「鸞鳳淩雲，必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誠在忠良。」高宗飛白書以

賜近臣戴至德曰：「泛洪源，俟舟楫。」郝處俊曰：「飛九霄，假六翮。」李敬元曰：「諮啟沃，罄丹誠。」崔知悌曰：「竭忠節，讚皇猷。」

岑文本從太宗伐遼，至幽州卒。太宗撫視之流涕。其夕，聞警鼓之聲，曰：「文本殞歿，情深惻怛，今宵夜警，所不忍聞。」命停之。

蘇頲葬日，玄宗遊咸宜宮，將出獵。聞頲喪出，愴然曰：「蘇頲今日葬，吾寧忍娛遊。」遂中路還宮。

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，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。高宗謂行儉曰：「卿文武兼資，今故授卿二職。」

玄宗以蘇頲為中書侍郎。入謝日，玄宗謂曰：「常欲用卿，每有好官闕，即望宰相論及。宰相皆卿故人，卒無言者，朕與卿歎息。中書侍郎，朕極重惜。自陸象先沒後，朕每思之，無出卿者。」時李乂為紫薇侍郎，與頲對掌文誥。他日，上曰：「前朝李嶠、蘇味道，謂之蘇、李。今日亦不讓之。卿所製文誥，錄一本封進，題云『臣某撰』，要留宮中披覽。」其禮遇如此。

魏元忠為中書令，請歸鄉拜掃。中宗賜錦袍一領，銀千兩。手敕曰：「衣錦晝遊，在乎茲日；散金敷惠，諒屬斯辰。」及還，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。恩遇如此。〈元忠至鄉里，自藏其銀，無所振施。〉

玄宗寵任張說。說為中書令，上親為詔賜中上考。及薨，上自製神道碑文，御筆書。賜謚曰「文貞」。

楊綰有疾，代宗每引見延英殿，特許扶入。釐革舊敝，惟綰是恃，恩遇甚厚。既薨，謂左右曰：「天下使朕致太平，何奪我楊綰之速也！」下詔，賜謚曰「文簡」。

德宗以「宸扆」、「臺輔」二銘賜馬燧。燧至太原，乃勒二銘於起義堂，帝為題額。其崇寵如此。

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，三表辭讓。及中使押犢車至第，茂昭立謂中使曰：「女樂出自禁中，非臣下所宜目睹。昔汾陽、咸寧、南平、北平嘗受此，不讓為宜。茂昭無四賢

之功，述職入覲，亦人臣常禮，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，陛下何以加賞？」順宗深加禮異，允其所讓。

裴垍為相，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，而不名也。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，常呼司徒而不名。

憲宗以李絳直諫，遽宣宰臣令與改官，乃授中書舍人，依前翰林學士。謝日，麵賜金紫，帝親擇良笏賜之。

武后信重狄仁傑，群臣莫及，常謂之「國老」而不名。仁傑好面折廷諍，太后每屈意從之。嘗從太后遊幸，遇風吹，仁傑巾墜，而馬驚不能止。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。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，太后不許。入見，常止其拜，曰：「每見公拜，朕亦身痛。」仁傑薨，太后泣曰：「朝堂空矣！」

後唐，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，徑犯其陣，奮擊如神，梁軍退去。明宗四中流矢，血流被服。武皇解衣授藥，手賜巵酒，撫其背曰：「吾見神人也！微吾兒。」幾為從周所笑。

李存審事後唐武皇，性謹厚，寵遇日隆。武皇四征，存審常從，所至立功。從討赫連鐸，冒刃死戰，血流盈袖，武皇手自封藥，日夕臨問。

石晉，高祖委任馮道。嘗稱疾求退，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，曰：「來日不出，朕當親往。」道乃出視事。當時寵遇，群臣無與為比。

五代，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，賜詔不名，但呼王位而已。錢鏐以尚父薨，唐明宗製曰：「位已極於人臣，名素高於簡冊；贈典既無其官職，易名宜示其優崇。」賜謚「武肅」。

周世宗以英武自任，有包舉天下之志，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，惟王樸神氣勁峻，剛決有斷，凡所謀畫，動愜世宗之意。急於登用，次為樞密使。卒時年四十五，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。

閩主王昶，以師傅之禮待葉翹，翹多所裨益，宮中謂之「國翁」。

周太祖時，李穀以病臂未愈，三表辭位。帝遣中使諭旨曰：「卿所掌至重，朕難其人，苟事功克集，何必朝禮。朕今於便殿待卿，可暫入相見。」穀見於金祥殿，麵陳款悃，帝不許。穀不得已，復視事，未能執筆，詔以三司務繁，令刻名印用之。其後又九表辭位，罷守本官，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。

任誕

宋，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，意不平，多稱疾不朝。出郭遊行，或一日六七十里，經旬不歸。既無表聞，又不請急，被奏免官。遂為山澤之遊。生業甚厚，奴僮既眾，門生數百。鑿山浚湖，功役無已。尋山陟嶺，必造幽峻。岩嶂數十里，莫不備盡登躡。常著木屐，上山則去其前齒，下山則去其後齒。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，直至臨海，從者數百。臨海太守驚駭，謂為山賊，知是靈運乃安。

顏延年疏誕，不能取容當世。宋文帝傳詔召之，頻不見。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，了不應對。他日醉醒，乃見。帝嘗問以諸子才能，延年曰：「浚得臣筆，測得臣文，奐得臣義，躍得臣酒。」何尚之嘲云：「誰得卿狂？」答曰：「其狂不可及」。

劉穆之少時家貧，誕節嗜酒食，不拘檢，好往妻江氏家乞食，多見辱，不以為恥。食畢求檳榔，江氏兄弟戲之曰：「檳榔消食，君乃常饑，何意須此及？」穆之貴為丹陽尹，召江氏兄弟食，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。

謝超宗恃才使酒，多所淩忽，為齊高帝黃門郎，在省常醉。上召見論北方事，超宗曰：「虜動來二十年矣，佛出亦無如之何。」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，人問曰：「聞有命定是何府？」超宗答曰：「不知是何司馬，為是司驢。既是驢府，政應司驢。」

齊，尚書左丞謝幾卿，性通脫，不拘朝憲。嘗預樂遊苑宴，不得醉而還。因詣道邊酒壚，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。觀者如堵，幾卿處之自如。

謝諶不妄交接，門無雜賓。有時獨醉，曰：「入吾室者，但有清風；對吾飲者，唯當明月。」

袁粲為中書令，領丹陽，不以事務經心，獨步園林，詩酒自適。家居負郭，每杖策逍遙，當其意得，悠然忘反。郡南一家，頗有竹石，粲卒爾步往，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，嘯詠

自得。主人出，語笑款然。俄而車騎羽儀至，方知是袁尹也。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與酣飲。明日此人謂被知遇，詣門求進。粲曰：「昨日飲酒無偶，聊相邀爾。」竟不與相見。

梁，蕭恭尤好賓客，酣宴終日。時元帝勤心著述，未嘗妄進卮酒。恭從容謂曰：「下官曆觀時人，多有不好歡興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書。千秋萬歲，誰傳此者勞神苦思，竟不成名。豈如臨清風對朗月，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？」

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，出宅邊菊叢中坐之。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潛不解音樂，而畜素琴一張，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。貴賤造之，有酒輒設。潛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「我醉欲眠，君可去。」其真率如此。

北齊，王晞為并州司馬，人謂之「方外司馬」。昭帝欲以晞為侍中，苦辭不受。或勸晞勿自疏，晞曰：「我少年以來，閱要人多矣，充詘少時，鮮不敗績。且性實疏緩，不堪時務，人主恩私，何由可保萬一披猖，求退無地。非不愛作熱官，但思之爛熟爾。」

北齊，韓晉明好酒縱誕，每招引賓客，一席之費，動至萬錢，猶恨其儉。朝廷欲處之貴要，必以疾辭，告人云：「廢人飲美酒，對名勝，安能作刀筆吏繙故紙乎？」

東魏，侍中王元忠，雖處要任，不以物幹懷，唯以飲酒自娛。丞相高歡欲用為僕射，元忠子勸父節酒，元忠曰：「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，爾愛僕射宜勿飲酒。」

北齊，崔瞻在御史臺，常宅中送食，備盡珍羞，別室獨餐，處之自若。有一人，河東人士，姓裴，亦為御史，伺瞻食，便往造焉。瞻不與交言，又不命匙箸。裴坐觀瞻食罷而退，明日自攜匙箸，恣意飲啖。瞻曰：「初不喚君食，亦不共君語，遂能不拘小節。昔劉毅在京口，自請鵝炙,亦豈異是？君定是名士。」於是每與之同食。

唐，傅奕駁佛教，平生遇患，未嘗服藥，雖究陰陽數術之書，而並不之信。嘗醉臥，蹶然起曰：「吾其死矣！」因自為墓誌曰：「傅奕，青山白雲人也。因醉酒死。嗚呼哀哉！」其縱達皆此類。

盧承慶，臨終，戒子斂以常服，不用牲牢，墳高可認，不須廣大事辦即葬，不須卜擇。墓中器物，瓷漆而已。有棺無槨，務在簡要。碑誌但記官號年代，不須廣事文飾。

路恕私第有佳園林，自貞元初，李紓、包佶輩，迄於元和末，僅四十年，朝之名卿，咸從之遊。高歌縱酒，不屑外慮，未嘗問家事。人亦以「和易」稱之。

柳渾好諧謔放達，與人交豁然無隱情。不治產業。官至丞相，假宅而居。罷相數日，則命親族尋勝，宴醉而歸，陶陶然忘其黜免。時李勉、盧翰皆退罷，相謂曰：「吾輩視柳宜城，悉為拘俗之人也。」

胡楚賓屬文敏速，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。高宗每令作文，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，便以杯賜之。楚賓終日酣宴，家無所藏，費盡復入，待有又出，然未嘗言禁中事。醉後人或問之，答以它事而已。

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，無復規檢，自號「四明狂客」，又稱「秘書外監」。遨遊裏巷，醉後屬詞，動成卷軸，文不加點，咸有可觀。又善草隸書，好事者供其箋翰，每紙不過數十字，共傳寶之。陸象先，知章族姑子也，與知章相親善。象先嘗謂人曰：「賀兄言論倜儻，真可謂風流之士。吾與子弟離闊，都不思之，一日不見賀兄，則鄙吝生矣。」

李白待詔翰林，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。玄宗有感，欲造樂府新詞，亟召白，白已臥於肆中矣。召入，以水灑麵，即令秉筆，頃之，成十餘首，帝頗嘉之。嘗沈醉，令高力士脫靴，由是斥去。乃浪跡江湖，終日沈飲，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，與白詩酒相歡。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，白衣宮錦袍，於舟中顧瞻笑傲，旁若無人。初，賀知章見白，賞之曰：「天上謫仙人也。」

杜甫與嚴武世舊，武鎮蜀，辟甫為參謀，待遇甚隆。甫憑醉，登武之床，瞪視武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此兒！」武雖急暴，不以為忤。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就江，縱酒笑詠，與田畯野老相狎蕩，無拘檢。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，故武詩云：「莫倚善為《鸚鵡賦》，何須不著鶡鵕冠。」其傲誕如此。

後唐馬鬱，事武皇莊宗，禮遇甚厚，累官至秘書監。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，與賓僚宴集，出珍果陳列於前。客無敢食者，當鬱前者先食必盡。承業私戒主者曰：「他日馬監至，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。」鬱知不可啖，異日靴中出一鐵撾，碎而食之。承業大笑，曰：「為公易之，勿敗吾案。」其俊率如此。

容止

魏，崔浩。纖妍潔白，如美婦人。嘗謂才比張良，而稽古過之。

謝晦，美風姿，善言笑，眉目分明，鬢髮如墨。時謝混風鑒為江左第一，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，帝目之曰：「一時頓有兩玉人。」謝覽意氣閑雅，瞻視聰明。梁武帝目送良久，曰：「覺此生芳蘭竟體。」

王彧，字景文，風姿為時之冠。袁粲歎曰：「景文非但風流可悅，乃咀嚼亦復可觀。」有客及識謝混者曰：「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。」粲惆悵曰：「恨眼中不見此人。」宋孝武選侍中四人，並以風貌，王彧、謝莊為一雙，阮韜、何偃為一雙。

褚彥回，美儀貌，善容止，俯仰進退，咸有風則。宋景和中，山陰公主窺見彥回，悅之，以白帝。帝召彥回西上閣，宿十日，公主夜就之，備見逼迫。彥回整身而立，不為移志。公主謂之曰：「君鬚髯如戟，何無丈夫意？」彥回曰：「回雖不敏，何敢首為亂階？」山陰都尉何戡，亦美容儀，動止與彥回相慕，時人號為 「小褚公」。

梁，何敬容，公廷就列，容止出入。武帝雖衣浣衣，而左右衣必須潔。嘗有侍臣，衣帶卷折，帝怒曰：「卿衣帶如繩，欲何所縛耶？」敬容希旨，故益鮮明。常以膠清刷鬢。衣裳不整，伏床熨之，或暑月，背為之焦。

齊，張緒吐納風流，聽者忘倦。劉悛之為益州，獻蜀柳數株，枝條甚長，狀若絲縷，時芳林苑始成，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。常賞玩諮嗟曰：「此柳風流可愛，似張緒當年。」

齊，張融，風止詭越，坐常危膝，行則曳步，翹身仰首，意制甚多。見者驚異，聚觀成市，而融了無慚色。高帝常笑曰：「此人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。」

龔祈風姿端雅，容止可觀。中書郎范述見之，歎曰：「此荊楚之仙人也。」

北齊神武言：「崔悛應作令僕，恨其精神太遒。」趙郡李渾將聘，梁名輩畢萃，詩酒正讙，悛後到，一坐無復談話。鄭伯猷歎曰：「身長八尺，面如刻畫；謦欬為洪鐘，胸中貯千卷書，那得不畏服？」

北齊，李諧字虔和，短小六指，因癭而舉頤；因跛而緩步；因謇而徐言，遂為風流之冠。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。

北齊，崔瞻、崔子約儀望俱華，儼然相映。諸沙門竊觀之，以為二天人也。自天保以後，重吏事，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，而瞻終不改焉。

隋，韋藝容貌環偉，每蕃人參謁，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，獨坐滿一榻，蕃人畏懼，莫敢仰視。

伐陳之役，楊素率水軍東下，舳艫被江，旌甲耀日。素坐平乘大船，容貌雄偉，陳人望之，懼曰：「清河公即江神也。」

馮定為太常少卿，因樂成閱於庭中；定立於其間。文宗以端凝若植，問其姓氏，翰林學士曰：「此馮定也。」文宗喜，問曰：「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？」乃召陞階。文宗自吟定：《送客江南詩》，錫以禁中瑞錦。

崔遠文才清麗，風神峻整，人皆慕其為人。當時目為「釘座梨」，言席上之珍也。鄭畋文學優深，器量宏恕，美風儀，神彩如玉。

張知謇兄弟五人，厲誌讀書，皆以明經登第。儀質環偉，眉目疏朗。則天重其才幹，又目其狀貌過人，命畫工寫之，賜以其本。曰：「人或有才，未必有貌。卿家兄弟，可謂兩絕。」

玄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，垂簾觀之，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，垂鞭按轡橫過樓下。絢風標清粹，上目送之，深歎其蘊藉。李林甫以陰計廢之。

朱梁，趙凝氣貌甚偉，好自修檢，每整衣冠，必使人持巨鑒前後照之。對客之際，烏巾上微覺有塵，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